

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丛书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主编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的新议题、新实践

古学斌 王思斌 等·主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丛书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主编
北 京 大 学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的新议题、新实践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的新议题、新实践 / 古学斌, 王思斌等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1

(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丛书)

ISBN 978-7-301-09926-1

I. 中… II. ①古… ②王… III. 社会工作—中国—文集 IV. D6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5370 号

书 名: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的新议题、新实践

著作责任者: 古学斌 王思斌 等 主编

责任编辑: 丁 超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09926-1/C·056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pw@pup.pku.edu.cn

封面设计: 点石坊

平面设计: 点石坊

印 制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0 印张 340 千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总 序

王思斌 阮曾媛琪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以年均9.9%的速度增长，不但创造了令全球瞩目的“发展的奇迹”，也使得中国跻身世界三大经济体之列，实现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世纪崛起。

建立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是改革采用的主要发展模式。为此，国家一方面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以前的集体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在城市和加工工业区推行资本主导的外向型经济以取代原来的国有企业主导的计划经济。针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分化，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普遍获得了明显改善。我们今天为中国崛起，为“发展奇迹”欢呼，然而，我们同时也绝不能忽视已经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城市下岗失业工人问题、环境生态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及性别平等问题等。生活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规模在扩展，从农民、农民工扩展到城市下岗失业工人，近年来又有被称作“蚁族”的工资微薄、居住窘迫的大学生群体被卷了进来。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一小部分垄断大量生产资料，占有大量物质财富的人群，他们率先暴富，却没有带动广大劳动者共同富裕，而且在事实上挤压其他劳动者的生存空间，成为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严重障碍。收入两极分化的问题，正成为中国发展模式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清醒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不比不发展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今天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他的睿智之言。

更进一步思考，以上提到的问题与其说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毋宁说就是“发展”本身的问题，是我们长久以来对“发展”的片面理解造成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发展”被等同于简单的经济数据增长，尤其是总量数据上的经济增长，而很少顾及“发展”是否更加均衡持久，是否惠及更多人群，是否提升所有人的生活处境。如果这样片面理解“发展的奇迹”，那我们如何去看待一部分弱势地区、弱势群体“没有发展”的事实？中国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社会财富急剧增长，但是所有人群分食蛋糕的机会却并不均等，弱势群体通过“涓滴效应”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少。要纠正改革中出现的这些偏差，就必须正视“发展”本身的问题，改变先前对“发展”的片面理解，树立并实践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拉大、弱势群体缺乏社会保障等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

本套丛书记录了中国发展大背景下各种人群日常鲜活的生活经验，丛书的作者们希望藉这些人群的遭遇帮助我们重新反思发展本身存在的问题，打开发展的丰富可能性，积极推动一种更加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观。

序：灾难中重思社工专业

古学斌、王思斌、阮曾媛琪

我们从 2007 年底开始编辑这本论文集，但是 2008 年我们的编辑工作几乎全部停顿了，一场世纪的大灾难——5.12 汶川大地震把我们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和步伐都打乱了。作为社会工作的一分子，我们也义不容辞地投入到抗灾救灾和接着的灾后重建的过程中。一年以来，我们看到了社会工作在灾难当中的角色和贡献，当然我们也意识到这个专业的限制和不足。不管如何，在各个重灾区，我们都看到社会工作者的身影和脚踪；在各板房区，社会工作的旗帜飘扬着。直到今天，有的社会工作者还一直坚持着灾后重建的工作，守护着灾区，与我们灾区的民众同行。

也因为这样的机遇，社会工作专业在社会上的名声广为提升，很多人都开始认识和接受社会工作，也开始理解到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当然对于社会工作专业的期望也随着提高。然而，身为社工人，我们也深知中国社会工作的底子，特别是四川 5.12 大地震之后，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工作在许多领域的知识皆非常缺乏，包括理论和实践方面。

就像我们一位参与灾区工作的同事欧羨雪老师所言的，“这次地震真的震开了社会工作的一扇门，建造社会工作在内地的开始，特别在灾难之后，多少人在痛苦流离，在哭泣绝望中，纵使你有多大的爱心，多么丰富的专业经验，多么委身及投入，面对海洋般的需要，你只会感到无奈，只会耗尽……。再一次证明人的渺小及无能。作为一个从事超过二十年时间的老社工，这样说好像否定我们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好像在质疑一切自己所相信的。但是我仍然与学生及年轻社工分享社会工作内化的这些价值观：相信人的能力，肯定人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肯定人有正面的资源。”

是的，纵使 we 不足，因着 we 有信念，相信人的能力和正面资源^[1]，所以我们有盼望，因着盼望，不管在多么艰辛的环境下 we 依然

[1] 这就是我们社会工作常说的能力建设 (capacity building) 和优势视角 (strength perspective) 背后的理念了。

能抱着大爱之心与灾区民众同行。

社会工作不是温室的小花，它的孕育和成长不是在温室里的，而是在有需要的民众当中。四川灾区虽是废墟，却也是我们专业成长的一块沃土，面对着直接的处境和真实的生命，社会工作专业的灵魂被再次唤醒；面对着庞大和复杂的需要，我们的专业知识不断被拆毁与重建。

回到社会工作教育的现场，我们的重任是装备我们的专业师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训练，预备走进有需要的人群。这十几年来，我们一同携手建构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我们也深感举步维艰，艰难的不是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而是没有太多真正拥有一颗社工心的社会工作教育者。当民政部出台社会工作职业考试的时候，社工培训变成了各高校谋财的机会；当国家教委批准 33 所高校开办社会工作硕士课程时，我们发现许多的院校其实没有足够的师资，甚至没有社会工作的专业。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不是靠课堂上授课就能完成的，社工教育者也不是拿起课本就能传授的。我们常说，社工是从实践中学习 (learning in practice) 的专业。所谓真正的实践，是需要整个人搭进去的过程，不止身体要力行，心也要同在。如果没有“心”的社工学习，一切就只变成了技巧和形式。然而，社会工作是生命面对生命的工作，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触动、没有进入生命的交流、没有情感的投入，我们又如何感悟到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又如何能体验到我们所谈的理论的真实呢？在此，我们又忍不住再次分享欧羡雪老师的一段话，她一直参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培训工作，这段话分享于她今年暑假在四川带完实习之后：

“虽然在香港负责社工督导、管理及服务发展多年，我时常提醒自己，如我看不见服务对象的需要，亦没有被他们生命触动，所做的便会变得行政化、刻板式，亦没有社工专业的灵魂。开始做中国内地社工专业培训，我仍然执著的是，专业知识、理论、技巧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亦不是学习困难本身；最重要的还是‘社工心’，‘社工灵魂’，即是我们的专业价值观。也就是我们怎样看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否以服务对象的需要出发，尽自己的能力去提供好的服务，让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潜能，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让他们的生命能飞舞。有什么能让我们的‘社工灵魂’被唤醒，只有我们的服务对象。这次实习中，我们的服务对象让我的学生寻找到他们的‘社工灵魂’，亦让我的‘社工心’再次被坚定、被震撼。面对失去家园及财物，身体变成残缺，他们的生命仍然是那么积极，那么有力量去面对明天。虽然说很多服务对象仍在

沮丧及低落的处境，至少我看见他们对社工的接纳，当社工陪在他们的身旁时，他们愿意站起来，有些更教了我及学生很多东西。即使遇风雨，停电等，他们都那么积极参加学生举办的服务计划。这绝对不是国内一般所说的‘他们那么配合’，而是他们的需要何等迫切，我的学生与他们的关系是何等的真实及密切，实习结束，服务对象对学生的离别情，让学生很怕面对这专业关系的结束，这些都是来得那么真实。多谢上天让我更加肯定了社会工作的灵魂，是你有没有那份委身在服务对象需要的热诚，那份真挚与他们建立的关系。这是不能在课堂中学习，这是你生活的态度及信念。可能你会说太理想化，但生命如没有理想，没有追寻，你便浪费了造物主赐你的生命。”

一直以来，我们坚信教学、研究和实践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三位一体。我们推动社会工作教育的同时，不断推动社会工作研究。在我们开办的社会工作硕士课程的设置上，我们就严格要求学生必须完成一个经验研究 (empirical research) 和实务研究 (practice research)。我们相信学生必须进入实务现场和民众的真实世界，他们才有可能了解社会的问题、民众的需要，才有可以反思批评和重建我们的理论和实务模式。过去我们出版过《本土中国社会工作的研究与实践》和《以实践为本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研究》两本论文集。其中的文章正是参加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工作硕士班的各位中国高校教师和实务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他/她们从中国的实际经验出发，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去关心国内现今存在的不同社会问题，从而探索如何借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去协助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第三届的这个论文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工作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和一些新的介入模式，希望这个论文集能够总结出一些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研究和实践的经验，与国内外的同僚共勉。

目 录

第一部分：青少年与学校社会工作

“网瘾青少年”眼中的青少年网络成瘾及其矫治 刘斌志 /002

虚拟社会中的信任与自我认同

——网络成瘾青少年网上人际交往研究 黄晓珊 /016

优势视角下的大学生人际交往障碍研究

——南昌市某高校的个案研究 苗春风 /029

“低学业成就学生”的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模式研究

——以西安市某重点中学个案为例 刘莹 /042

高校贫困生的社会资本状况研究 董云芳 /060

第二部分：城市社区与社会工作

从改造到矫正

——实践中的中国社区矫正制度 周湘斌 /078

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志愿活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LG社区为例 江汛清 /103

东乡族人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研究

——以兰州市城关区柏树巷社区为例 李明 /121

昆明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过程研究

——社会保障最后一道安全网的价值取向思考 王宁 /135

第三部分：康复与社会工作

农村残疾儿童康复模式的本土化研究

——社区康复项目介入中国农村社区的反思 杨晶 /152

农村残疾人社会支持网的研究

——以湖南湘西吉村残疾群体为个案 黄梅萍 /171

第四部分：家庭与社会工作

男性（施暴者）如何理解家庭暴力

——以反对家庭暴力项目男性参与为例 齐小玉 /202

“婚外家庭”涉及母亲的婚姻观念研究

——以A省农村3个“婚外家庭”个案为例 黄耀明 /217

第五部分：其他

赋权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发展 杨晖 /234

权能激发：老人服务工作的新模式 付再学 /253

农民工与社会排斥

——贵阳市背篋的生活经验 桂海军 /265

弱势群体与弱势群体

——广州市社会企业的探索性研究 肖海 /281

作者介绍 /308

第一部分

青少年与学校社会工作

“网瘾青少年”眼中的青少年网络成瘾及其矫治

刘斌志

一、研究问题与背景

《中国青少年网瘾数据报告(2005)》开宗明义地表明:“青少年是一个自我防护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都相对薄弱的群体,他们容易被色情信息、暴力游戏等不良网络内容所吸引,过分沉迷网络而形成网瘾,不仅影响了自身正常的学习、生活、人际交往,而且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在当前关于互联网发展以及青少年网络成瘾现状的数据调查、现状描述以及形象建构的话语体系下,全中国各党派、政治团体、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大众(青少年除外)都在关心、研究、预防与矫治“青少年网络成瘾”这一“社会毒瘤”,并开展了大规模的青少年网瘾戒除运动,而不管他们是否了解网络成瘾中的青少年。

基于研究的旨趣与目的,本研究所谓的“网瘾青少年”就是指那些由于重复地使用网络所导致的一种慢性或周期性的着迷状态,产生难以抗拒的再度使用的状况,并被相关当事人(“科学地”)界定为网络成瘾,或者被当作“网瘾青少年”对待与治疗的,年龄界于13至35岁之间的青少年。在现实中常用的判定网络成瘾的标准有三个:一是连续一个月以上每天上网玩游戏4—6个小时,严重影响了工作和学习;二是认为上网能得到快乐;三是不上网就会出现躯体症状,如头痛、出汗、烦躁不安等,但一坐到电脑面前,这些症状就立刻消失。

面对着当前纷繁复杂的关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论述,我希望回到最初的起点去反思:“网瘾青少年”究竟是怎样一个群体?他们成瘾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他们眼中的网络成瘾意味着什么?他们在网络中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其中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作为网络成瘾青少年的身份?他们如何看待周围世界对他们所作出的各种努力?作为成人世界代表的家长、学校、媒体、机构、社会关注的是如何控制这些青少年以达到成人世界的标准,或许是创造更多的关于调查

与介入的机会与空间，或许是为了吸引更多民众的关注和唏嘘，也许是为了更多地将责任推卸到作为当事人的青少年身上。有很多时候，或许是因为当事人并不在场，整个事情的论述出是权力与利益博弈的结果，而非所谓的客观事实真相。

基于以上的反思，我希望尝试从“网瘾青少年”作为网络成瘾主体的角度去看待青少年网络成瘾，探索他们潜在的优势与可能的出路。这包括了以下的几个主题：

1. 什么是“网瘾青少年”眼中的网络成瘾，网络成瘾对于青少年意味着什么？
2. “网瘾青少年”的网络历程和心路历程如何？其中他们的作为如何？
3. “网瘾青少年”对当前关于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的论述及矫治有何看法？他们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选择

目前，我国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绝大多数研究属于国外实证经验的介绍，本土实证研究以及质性研究还十分缺乏。首先，在理论上，网络成瘾概念的界定还十分模糊，缺乏本土可操作性，由此带来诊断上的混乱。尤其表现在鉴别量表上，目前大部分是采用 Young（1996）的鉴别量表，而这一量表是用 DSM-IV 中有关赌博上瘾的评定标准直接转化而来的，这个量表目前是否能够有效鉴别网络成瘾在国外也有争议，更何况网络成瘾的鉴别标准中国和西方有一定差异；其次，目前的研究对网络成瘾原因的探究仍停留在粗略的分析层面上，对网络成瘾的类型、形成原因及其机制、网络成瘾的心理历程等缺乏深层次的研究；再次，没有成熟的网络成瘾矫治方案，特别是对于社会、文化预防机制的探索很少；最后是研究方法单一，缺少跨学科的研究，并且研究都在现有论述上进行，缺乏对网络成瘾现有论述的反思与创新。至于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采取质性方法开展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研究，还不曾看到。

本文研究的最大意义就是帮助人们用另类眼光去看世界，去看“网瘾青少年”及其网络成瘾。因此，我将基于社会建构论，采取优势视角去看待“网瘾青少年”及其网络成瘾，并从中带出青少年文化研究及行动研究的意义。

在社会建构论看来,关于青少年网络成瘾及其论述都是一种社会(政府、媒体、家长以及成人世界)建构的结果,是一种地方性的、个性化的、偶然性的和协商性的产物。而优势视角认为不同个体的“网瘾青少年”成瘾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强调“寻找他们网络成瘾过程中自我解救的智慧”,并希望社会发现他们的力量,最终激发他们的优势。

文化研究视角认为,在社会建构“网瘾青少年”的过程中,“文化”就是“失语症”的补偿。当我们讨论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而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我们总是用“文化”去作为最终的解释和定案。比如说青少年为什么特别喜欢上网,并且容易成瘾,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一种“好奇、隐匿与叛逆的文化”。什么是青年文化?青年文化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客观的、科学的知识领域,而忽略了他实际产生和存在于各种权力的交换之中,它的表述以及表达的方式都包含着霸权成分,不少时候,它更直接或间接地为文化霸权服务。

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反映一个典型的普遍规律或提供一个介入的方法,而在于试图解构当前社会各个主体对“网瘾青少年”及其网络成瘾的论述,将青少年网络成瘾放在一个具体的社会生活脉络中,从他们网络成瘾的心路历程、自我叙述、现实感受以及对外部社会的看法和评价中发现他们在“网络成瘾”过程中自我解救的智慧,为青少年社会工作提供一些新的路向。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点:

1. 阐释“网瘾青少年”眼中的网络成瘾,审视青少年网络成瘾如何被形塑与建构的过程。
2. 倾听“网瘾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心路历程与心理变迁,解释青少年生活中自我解救的智慧。
3. 反思当代青年研究,探索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可能出路。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乃在于阐释“网瘾青少年”自身作为当事人主体的主观体验和发掘他们生活中自我解救的智慧,并帮助网络成瘾青少年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以期达到增强青少年的主体性及其与社会对话的能力。为此,本研究采取建构主义的基本研究范式,具体采取深入访谈的方法。

要想真的从“网瘾青少年”的主体性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社会建

构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范式。在社会建构论看来,所谓“事实”是多元的,因历史、地域、情境、个人经验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用这种方式建构起来的“事实”不存在“真实”与否,而只存在“适合”与否的问题;因为我们只可能判断某一个行为或一种想法是否达到了自己的预期,而无法知道它们是否“真实”(von Glasersfeld,转引自陈向明,2003)。而社会建构论者认为,建构这些“事实”与“真理”的就是语言,并认为社会是在语言中建构他们的现实观,众人唯一能认识的世界是以语言分享的世界,而语言是一种互动的过程,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既存的真理,不同群体的语言将产生出不同的力量。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认识,能得以组成、维持并交流,叙事占据了核心的角色。因此,在社会建构论者的世界观中,文化和背景的故事与个人的故事同样重要。

深度访谈是对被访者在访谈时赋予自己话语的意义以及被访者赋予访谈场景(包括被访者当时的衣着、神情、行动和居家环境)的意义的探究。本研究要求从“网瘾青少年”日常生活最细微、最普通的方面入手来展开访谈。这里的日常生活,就是指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情况,包括家庭、学校、社区、大众媒体以及社会氛围等。在这种互动过程中,“网瘾青少年”与家长、学校以及同辈等都处于不断的评估与磨合之中,他们在不断地做出评估与抉择。不过在社会建构主义看来,深入访谈要真正理解从被访者那里所得到的资料,还必须能够敏感到“反身性”问题,意识到自我价值观在理解“网瘾青少年”生活史中的背景意义,并将生活史放在当时当地的生活脉络中加以理解。

本次研究的时间从2005年10月发现第一个案例,一直持续到2006年10月,共计访谈的对象有6位网络成瘾的青少年(由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以及研究者或者自己按照通用的网络成瘾的标准评估后符合网络成瘾的构成要件)。这6个个案均为男性,年龄从17岁到23岁不等,其中有2名大学生(一位是笔者所在大学的心理辅导中心转介个案阿文,一位是班主任转介的个案阿龙)、1名电脑销售及维护员(朋友介绍的个案阿华)、1名中学生(笔者去济南出差火车上所遇见的个案阿平)、1名外来打工青年(在网吧寻访个案阿辉)、1名从事IT业的青年(自愿接受访谈的个案阿杰)。同时在个案访谈的过程中,为了获得相关的资料,笔者还对与“网瘾青少年”相关的人员进行了访谈,他们主要包括班主任、家长、心理咨询师等。对于6个个案是否能够代表“网瘾青

少年”群体，我赞同 Michael Burawoy (1991)、Howard Becker (1996) 或者 Clyde Mitchell (1983) 等人所言，作为一个个案调查，其重要性并不是这些个案有多么的典型或者有多么的有代表性，而是这些个案的特殊性。从它们的特殊性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社会现象（青少年网络成瘾）如何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脉络和在地处境下被各种复杂因素互为交错地建构的过程，并希望能够对这些个案以及我自身都有反思意义（转引自古学斌，2000）。

四、研究过程及研究发现

（一）网络成瘾的界定与标准研究

1. 关于网络成瘾标准及界定的社会论述

笔者采访了重庆市几家心理咨询中心、高校心理健康中心以及医学精神卫生中心，有些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师都认为“在目前国内没有成型的判断网络成瘾的标准的情况下，采取国际通用的标准是比较适合的”，或者认为：“我们主要依靠青少年的监护人，比如说父母、老师等的口述和意见判断是否网络成瘾，因为他们比较了解青少年上网的实际情况，或者说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吧”，而在学校当中，我所采访的某辅导员就认为：“只要是经常上网，然后同学反应，并且表现很不好的，特别是成绩下降，夜不归宿的，我们都认为是网络成瘾……”。青少年父母的意见更是异常肯定和尖锐，阿平的妈妈说：“自从他（阿平）上了高中以来，说要学习，就买了电脑，开始我还以为真是学习，老是搞到深更半夜才睡觉……。后来成绩下降，我还以为是因为熬夜熬得身体不好，才那样的。直到有一天，老师把我叫到学校，说他经常和一帮同学在外面的网吧玩游戏，是上网成瘾的……”

2. 网络成瘾标准及界定的“网瘾青少年”论述

第一次见阿文时，他跟我谈了一些背景。后来经过几个月的交流，可能是信任的结果，他告诉我：

都这么久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用治疗我？或许你觉得我不值得治疗吧？不过和你聊天倒是很开心的事情！

我告诉他以前刚读大学的时候，因为自己是农村的，显得很自卑，也常常一个人独来独往，很孤单。他听完后，大家都沉默了许久。然后他告诉我：

大家都说我是网络成瘾，我自己的事情，其实我自己最清楚，我爱

上网不假，但我并不爱玩游戏，因为我的朋友都在网络上，我只有在网上才能看见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同性恋，我也是。在现实中，我不敢表明自己的身份，有人说我们是“柜中人”，一旦暴露身份，会遭人歧视，会众叛亲离……，我有时是控制不了地上网，因为我在现实中觉得好孤单，就像周围都是黑暗一样。

我很感激阿文对我的信任，真正如他一样真诚的许多所谓的“问题青少年”，让我们羞愧。是我们让他们无处藏身，又无处可逃，而却又将各样“问题”的帽子戴在他们头上。

你问我什么是网络成瘾，还给我看那么多定义。照这种无聊的定义，那么我父母就是“钞票成瘾父母”了。……那些打麻将的父母，天天只知道赚钱的父母是不是也成瘾了呢？我看我妈就化妆成瘾了。……哈哈，网络成瘾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手段，一种让他们（父母）伤心的手段。他们不是很有钱嘛，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有些东西是钱也买不到的，我要让他们花钱，看他们有多少钱！

以上阿平的话的确让我惊讶万分，对阿平来说，网络的确是成瘾了，却是他用来“报复”的“瘾品”。阿平的行为及其后果的确符合了网络成瘾的构成要件，但是我却怎么也不忍心将他说成是“网瘾青少年”，因为我想他何尝又不是被迫成瘾的呢？

阿杰在大学时由于经常上网，让父母很没有面子，曾被送到北京进行矫治。当问起他对待网络成瘾的看法时，他说：“我认为游戏同样是一种学习过程，相当有意思，当然玩家也有高低之分。不能因为上网、玩游戏就认为什么都不行了，至少我现在是一个网络公司的精英，我与我的老婆感情非常好，一个人无事的时候经常玩4至6小时的游戏，我也没什么异常啊，有事的时候自然就不玩了，这种生活非常普遍，那些狗屁学者居然当这是病！”

了解那些所谓“网瘾青少年”的心声以后，我对网络成瘾更加谨慎了，很多时候或许我们真的在建构一些“社会问题”以满足我们矫正的使命，而忽略了我们所服务对象的具体情况。很多学者也反思，IAD是否真的存在？IAD是否为一种独立的心理障碍？也有人认为网络成瘾是一种被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和研究者夸大的说法：他们把人们在网络上花很多时间看作是一种成瘾，然而，有些人在阅读、看电视和工作上也花许多时间，并因此忽略了家庭、友谊和社会活动，却没有人把这些行为称为成瘾（陈侠，2003）。